



易卜生戏剧集

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易卜生戏剧集

二

潘家洵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易卜生戲劇集(2)

潘家洵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215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9\frac{3}{4}$ 插頁 1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定價(7) 1.60 元



Henrik Ibsen

关于第二卷的说明

这一卷包括“群鬼”、“人民公敌”和“海达·高布乐”三个剧本。

“群鬼”和“玩偶之家”应该连在一起读。“群鬼”里的阿尔文太太跟娜拉正相反，没有勇气离开她丈夫，作者叫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阿尔文太太是从传统思想体系里培养出来的。她嫁给阿尔文，是她母亲和两个姑姑的主意，因为阿尔文有钱。阿尔文是一个酒色荒淫的享乐主义者。结婚后一年，阿尔文太太不能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偷偷跑去找她从前喜欢的曼德牧师。曼德对她讲了一篇大道理，说婚姻是神圣制度，谁都不应该违背上帝的意志，无论丈夫怎么坏，老婆不能离开他。曼德逼她回去尽她的义务，她听了曼德的话，从此以后，死心塌地守着丈夫过日子。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从阿尔文太太的黑暗生活里开始射出了光明。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欧士华身上。欧士华七岁时候，阿尔文太太就把他送到巴黎去，为的是不让他看见父亲的坏榜样，免得他沾染父亲的坏影响。在欧士华脑子里，父亲是一个最完美的理想。丈夫死后，阿尔文太太才算松了一口气，准备把亲爱的儿子叫回来跟自己快快活活过日子。

剧本开始时，孤儿院快要开幕了，欧士华也从巴黎回来了，阿尔文太太很高兴，觉得几十年的伤心事完全过去了，以后的生

活会充滿光明和幸福。誰知事实跟她的理想正相反。欧士華很像他父親，并且还想在呂嘉納身上抄他父親的老文章。二十几年前花房里那一对男女的鬼魂現在又在飯廳里出現了。阿尔文太太說的鬼当然是指欧士華的父親和呂嘉納的母親。不过她的意思还不限于此。她覺得她和她周圍的人从祖宗手里繼承下來的陈旧思想和古老信仰都是鬼。

鬼出現之后，阿尔文太太才明白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是什么。她不應該听信曼德牧師的話，重新回來跟丈夫过日子。曼德一直不知道二十几年以來她过的是什麼日子。他以为她感化了丈夫，他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所以，他說，那件事是他一生在自己身上取得的最大的勝利。阿尔文太太老实不客气告訴他，那是他对她和他自己的一樁嚴重罪行。

欧士華回家时候已經有了病。他这病在巴黎發作过一次，医生告訴他这是無法医治的遺傳病，第二次再發作，他就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的白痴。因此，欧士華在身上藏着一盒毒藥，要求母親在必要时結果他的性命。这真是世上最大的悲剧，也是千古少有的一个難題目。不久，欧士華的病就發作了，他逼着母親把太陽拿下來給他玩，他的理智已經丧失了。这时候在阿尔文太太腦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到閉幕时，她的悲剧还没有演完。阿尔文太太是一个旧礼教的殉道者。为了要替旧制度撑場面，她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欧士華。

曼德牧師是旧社会正統思想和因襲道德的捍衛者。他是旧社会教条的奴隶，离开了教条就失去了依靠，几乎手脚都不知道該往什么地方擺。易卜生不大看得起教会里的人，他認為研究神学足以妨害高度智力的發展。

“群鬼”發表之后，易卜生遭受了空前猛烈的抨击。許多人用

最惡毒和最下流的詞句來謾罵这剧本和它的作者。易卜生非常生气。在过去，他至少要兩年寫一个剧本，这次破了例，第二年就發表了“人民公敌”。

斯多克芒医生是挪威一个小城的温泉浴場医官。有一次，他發現浴場礦泉里含着千千万万非常危險的傳染病菌。那些病菌是从浴場附近許多制革工厂的髒水溝里流出來的。浴場水管安得太低，全部工程必須重做。他哥哥彼得是本地市長兼浴場委員會主席。改造浴場的經費需要二三十万克朗，并且浴場至少要停办兩年，因此市長坚决反对斯多克芒医生提出的改造計劃。“人民先鋒报”是自由党的报纸，想利用这机会攻击市長和他領導的政权，所以報館最初答应支持斯多克芒医生。后来形势改变了，斯多克芒医生的文章“人民先鋒报”不肯刊登，印刷所老板不肯代印。斯多克芒医生想召集一个大会作口头报告，可是沒有人肯把会场借給他。幸虧霍斯特船長有义气，把自己家里一間大屋子借給他开会。在大会上，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假民主的丑态。市長跟阿斯拉克森勾結起來唱双簧，巧妙而不合法地控制了会场，包办了群众的意見。最妙的是，主席把大会宣布斯多克芒医生为人民公敌的建議付表决的时候，全场只有一个人投反对票，那人却是一个醉漢。这个众“醒”独“醉”的漢子对于到会群众一个極大的諷刺。

在他的演說里，斯多克芒医生说，地方上的官僚势力和腐朽思想不久就要死亡了，所以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挂着自由幌子的“多数派”。他們自命为“人民”，自命为“社会”，实际上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小市民利益的联合集团。他們打着“民主”的旗帜只为自己謀利益，誰反对他們誰就是人民和社会的公敌。为了拥护真理和人民的真正利益，斯多克芒医生單人匹馬，跟“多数派”作

战，沒有絕大的勇气和信心的人一定不敢这样做。难怪他要說，世界上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这句话是針對着当时具体情况而說的，我們不應該把它孤立起來作解釋。

斯多克芒医生是个热爱生活，富于战斗精神的乐观主义者。他爱本鄉，尤其爱真理。但是他信仰“精神的貴族主义”，在个人与群众关系問題上表現了不正确的看法。他相信，公道就是力量，在当时这也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他所处的社会里，有力量的人往往是最不公道的人。他是科学家，可是不能用他的科学知識为社会謀福利，这說明了科学家不能超政治，在階級社会里，科学也得为一定的階級服务。

斯多克芒太太是一个温和善良的女人。她非常关心家务，非常关心丈夫兒女的生活；可是在重要問題上，她并不怕牺牲，願意跟着丈夫走，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战斗性。作者把这个角色处理得十分自然而近乎情理。

基尔是大資本家。浴場股票跌价的时候，他把原來准备給女兒外孙的款子都買成股票，企圖用經濟压力逼着斯多克芒医生出賣真理和良心。他像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在舞台上是一个很生动的形象。

裴特拉是新一代的代表者。她不肯給“人民先鋒报”翻譯一篇小說，因为那篇小說里“福善禍惡”的說法是撒謊。她不但有原則，并且有理想。

阿斯拉克森第一次出現在“青年同盟”里，在“人民公敌”里，他又出現了，身分性格都沒有改变，只是从窮人变成了地方上有势力的資本家。

在“海达·高布乐”里，作者自己說，他不想討論一般所謂問題，他只想根据现实社会的一些情况規律，描寫人物和人物的性

格、情感和命运。海达是在非常嚴格的傳統軍人家庭中長大的。她喜欢乐务博格，因为他放蕩不羈，他的生活非常自由，不受清規戒律的束縛，这正是她一心向往的世界。她勉强跟泰斯曼結了婚，日子过得很無聊，暗地里跟勃拉克推事調調情。泰遏是一个誠实馴良的女人，海达一向瞧不起泰遏。可是在恋爱上头，她的胆子比海达大，并且有能力支配乐务博格的命运，鼓舞他改过自新，并且寫出偉大的著作。这件事引起了海达的忌妒心。他燒掉了乐务博格和泰遏的“孩子”，毀滅了乐务博格，最后也毀滅了自己。

海达憎惡旧社会的傳統礼教，不甘心做旧制度的奴隸，可是又不敢用实际行动來反抗。她只知道享乐，沒有理想；她的生活沒有目标，沒有意义，因此也找不着出路。她自命为貞節女人，其实她的貞節只在肉体方面，精神方面她是極不貞節的。她想做正經人，可是并不誠懇；她想做坏事，可是胆量不够。她好勝，事事想出人头地，可是在乐务博格身上，泰遏的成就远超过了她。她喜欢支配別人的命运，可是自己的命运几乎受了勃拉克的支配。她只会享受別人創造的成果，从來不想給別人做一点貢獻。她从來沒有为任何一件事做过全心全意的努力。她的生命糾纏在無法解决的矛盾中。像她这么一个自私寄生者的下場不能不是悲剧。“海达·高布乐”这剧本指出了“精神貴族”的精神破產和从利己主义出發的精神反抗是毫無意义的。

一九五六年五月，潘家洵。

目 次

关于第二卷的说明..... 1

群 鬼(三幕剧) 1

人民公敌(五幕剧)81

海达·高布乐(四幕剧) 191

亨利克·易卜生年表..... 299

群 鬼

(1881)

人 物 表

海倫·阿尔文太太——寡妇，她丈夫阿尔文上尉从前是御前侍衛^①。

欧士華·阿尔文——她的兒子，画家。

曼德牧师。

杰克·安格斯川——木匠。

呂嘉納·安格斯川——阿尔文太太的女用人。

事情發生在靠近挪威西部一个大峡灣的阿尔文太太別墅里。

① “御前侍衛”(Chamberlain)是挪威國王賜給有家產有地位的人的一種爵銜，也可以譯為“爵爺”。



第一幕

一間通花園的大屋子，左边一扇門，右边兩扇門。屋子当中有一張圓桌，桌子周圍有几把椅子。桌上有書籍、雜誌、報紙。左前方有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小沙發，沙發前面有一張帶抽屜的針綫桌。后方接連着一間比這間略小些的養花暖房，四面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暖房右边有一扇門，開出門去就是花園。大玻璃窗外迷迷濛濛，正在下雨，隱隱約約可以望見峽灣里的蒼茫景色。

木匠安格斯川站在通花園的門邊。他的左腿有點癱，那只靴子底下加了一層厚木头底。呂嘉納手里拿着一把空噴水壺，攔着不許他進來。

呂嘉納（低聲）你幹什麼？站着別動。你瞧你身上的雨水直往下滴答。

安格斯川 這是上帝的好雨，我的孩子。

呂嘉納 我說這是魔鬼下的雨！

安格斯川 天呀，這是什麼話，呂嘉納。（往前拐了一兩步）我要跟你說的是這麼檔子事——

呂嘉納 你那只腳別這麼呱噠呱噠的，聽見沒有！少爺在樓上睡覺呢。

安格斯川 睡覺？晌午還睡覺？

呂嘉納 你管不着。

安格斯川 昨兒晚上我出去喝了个痛快——

呂嘉納 這話我倒信。

安格斯川 噯，孩子，咱們都是拿不定主意的人——

呂嘉納 是啊。

安格斯川 ——外头迷魂陣太多，不容易抵擋。可是今兒大清早五点半我就上工了。

呂嘉納 好，好，你还是快走吧。我不願意站在这兒好像跟你有rendez-vous^①似的。

安格斯川 你說好像跟我有什么？

呂嘉納 我不願意人家瞧見你在这兒。你明白了吧，快走。

安格斯川 （走近一兩步）那可不行！我得跟你說几句话才走。今兒晚半晌兒学校工程都完了，夜里我就搭輪船回家。

呂嘉納 （嘴里咕嚕）祝你一路平安！

安格斯川 謝謝你，孩子。明天孤兒院開幕，不用說，准得熱鬧一下子，大伙兒喝頓痛快酒。我不能讓人說杰克·安格斯川看見迷魂湯舍不得走。

呂嘉納 哼！

安格斯川 你瞧着吧，明兒來的闊人管保少不了。聽說曼德牧师也要下鄉來。

呂嘉納 他今兒就來。

安格斯川 你瞧，我沒說錯吧！我得特別留点兒神，別讓他抓出錯兒來。你明白不明白？

呂嘉納 嘿嘿！是不是你又想搗鬼？

① 法文，意思是“約會”。呂嘉納喜歡說法文，表示她是上流社會的人。

安格斯川 你說我又想什麼？

呂嘉納 (仔細打量他) 這回你又想在曼德牧師身上打什麼鬼主意？

安格斯川 噓！噓！你瘋了？我想在曼德牧師身上打主意？這是什麼話！曼德牧師待我那麼好，我能算計他！剛才我要跟你說的是我今晚回家的事兒。

呂嘉納 你走得越早越好。

安格斯川 可是我想把你帶着一塊兒走，呂嘉納。

呂嘉納 (吃驚) 你要把我帶走？這是什麼話？

安格斯川 我要把你帶回家。

呂嘉納 (瞧不起他) 干脆一句話，辦不到！

安格斯川 嗯，咱們瞧着吧！

呂嘉納 哼，你放心，咱們瞧着吧！我是在阿尔文太太這麼個大戶人家長大的！她待我跟自己女兒差不多！你想把我帶回家？帶到你那麼個烏糟地方去？你真不要臉！

安格斯川 他媽的，你說什麼？臭丫頭，你敢跟你老子頂嘴？

呂嘉納 (嘴里咕嚕，連看也不看他) 你說過不知多少回我不是你生的。

安格斯川 呸！提那些話幹什麼？

呂嘉納 你不是罵過好幾回說我是個——？Fi donc！①

安格斯川 我敢賭咒沒說過這種髒字眼兒。

呂嘉納 我清清楚楚記得你說過。

安格斯川 那一定是我說話時候多喝了點兒酒。世界上的迷魂陣太多，我的孩子。

呂嘉納 嘿！

① 法文，意思是“不害臊！”